



非常记忆

## 我与《北方新报》

文/李 娜

2019年的夏天,我从阿拉善去呼和浩特市出差一周,身处异地的我意外地联系到了曾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的大师兄。这个警察出身的大师兄性格豪爽粗犷,格外关心我的文学事业,他知我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已有两三年时间,且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艺稿件,在得知当时我的作品只在盟市级媒体上发表过,还未登上大报大刊时,他当即一拍桌子,宣布要带我去见一个人。

那个下午,我见到了《北方新报》的副刊编辑孙净易,这个姓名有点像男孩子的女老师长得娇小玲珑,一张娃娃脸让我过目不忘。明亮的灯光里我们侃侃而谈,从文学聊到生活,又从生活回归到文学,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像一尾回到了大海的鱼,尽情遨游。那一天我们聊到很晚,几个人分别的时候互留了联系方式,约定将来一定要再聚一次。我有些醉了,轻松愉快的场合让我不由自主地多饮了几杯,脑袋发晕,心中却一片清明。我知道,我们的缘分一定不仅止于此。

阿拉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西边的盟市,这里文化历史底蕴深厚,拥有一支创作水平高、活力强的作家群,但与创作势头更加强劲的盟市相比,这里还差了一点氛围。但我一直坚信,笔耕不辍与孜孜不倦可以改变许多事情,时日久长地坚持后,与笔力共同迅猛增长的一定还有眼界和对文学的认知。怀揣着这样的心情,我在当年的八月试着投出了我的第一篇稿件《一场盛大的诀别》。当时我正值瓶颈期,这篇稿件代表了我突破瓶颈后的新的水平,文章里写尽了我对春天的怀念,表

达了在这场盛大的诀别里我依依不舍的心情,文字婉转悠扬,同我往日直白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。

两天后文字见报,浅绿色的底色映照黑色的标题,几枝柳条柔柔地飘动在标题旁,春天清新的风扑面而来,这是闷热夏季里的一缕清风。见多了横版排版方式,《北方新报》副刊“都市心情”的竖行排版还是第一次见,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,我拿着这份报纸,将它小心地折叠,放进了我外发稿件的文件夹里,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自治区级的报纸,激动心情不言而喻。

自那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,我不间断地向《北方新报》投稿,见证了它创刊20周年,见证了它的副刊名称从“都市心情”变更为“心情”,也见证了一版三稿变更为两稿,变的是表达方式,不变的是温情和文艺的内容。这几年时间里,我在《北方新报》陆续发稿70余篇,合计10余万字,细细算来,几乎所有深夜微妙心情的结晶,都献给了《北方新报》,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长足的成长,文风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,写作水平也趋于稳定。

我相信,如果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话,那么人和报纸之间也是有缘分的,恰如我和《北方新报》,它代表了内蒙古都市报报业的新风尚,我在“北方”写作,在“心情”写作,抒写的是时代的“新”发展,表达的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和连绵不断的“心情”,未来的日子里,我将继续做《北方新报》忠实的读者和粉丝,继续为心灵歌唱,延续这场盛大的旅程。



往事情怀

## 我的三姨嬢

文/李洪峰

三姨嬢是个盲人,不是先天的,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了一种眼病没钱治疗而慢慢失明的。那时她还

不到40岁。后来我才知道那病叫青光眼。她聪明、好强、能干、自立,婚前与婚后,盲前与盲后,夫在与夫亡,都如此。

我小时候发蒙前生活在石永街场口外婆家。那时三姨嬢未出嫁,她爱种些小菜拿到街上去卖,比如葱子、蒜苗、韭菜等。她种的菜总是绿绿的、嫩嫩的,整理得漂漂亮亮的,很有卖相。她换的钱除了上交给外公,手头总有一些零用。我没少吃她买的糖。

后来她嫁到了西槽,我不知道具体地方,只听父母说挨到县城边,长大后才知道是城南镇新安村。

她的家我去过一次。1992年夏天,我跟父亲到县城看望在邻中读初中的弟。父亲问我想不想到三姨嬢家去。我当然想。她出嫁后,我从没去过她家。这时候她家已有两个小表妹了。我家在西槽唯一的亲戚就是三姨嬢。弟在邻中上学期间,三姨爹隔三差五就要到县城看望他。弟说总是三姨爹来,没见到三姨嬢。其实这个时候的三姨嬢,眼睛已经开始变模糊了,看不清路了。

来到三姨嬢家,她非常高兴。她辨认我的方法就是靠双手摸。她摸我头,摸我脸,摸我肩,摸我背,边摸边说是我,长高了,长壮了,长得像李二哥了(她称呼我父亲,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二)。在她脑海我还是那个未启蒙的孩童。我看到三姨嬢已经在变老了。在我印象中,还是她未出嫁的形象,年轻、漂亮。可现在她不再年轻,也不再漂亮,而且不再有一双明眸。表面上看去她跟正常人没啥两样,可走路时就跟别人不同了。在家她是扶着墙走,墙是她的路;外出就拿根棍子,棍子就是她的眼。她做饭炒菜用手摸,非常准,几乎一下到位。

那天三姨爹没在家。三姨爹是个石匠。三姨嬢说,他出去给别人做活路去了,通常短时要十几天才回来,长时要一个把月。这个时候家就靠她打理,还要照顾两个上小学的女儿。她还要喂猪。她都是凭失明前对身边事物的记忆,靠感觉走路。我问,能看清路吗?她说前几年还看得模模糊糊,可现在几乎看不清了,只是出大太阳时,对着天上,能感觉到阳光在照。我的心一下像被什么揪了下。老天爷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。可三姨嬢的脸上,丝毫没有悲观的模样。她依然还像未出嫁时,乐呵呵,笑声爽朗,嗓门大,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声音。

当年我当兵了。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她家。十几年后,我在部队收到一次父亲的来信,说三姨爹生病去世了。这个时候三姨嬢家就只有她一人。两个女儿已出嫁,而且嫁到了

很远的地方——江苏扬州。三姨爹去世后,三姨嬢就被女儿接到扬州一起生活,帮助照料外孙子。这一去,就很少回邻水了。

随着国家对残疾人利好政策的出台,残疾人生活有了保障。有一年,表妹把三姨嬢从扬州送回邻水玩。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三姨嬢。而这时我已转业到地方工作。三姨嬢比我上次见到时,变得富态了,精神一点没减,像个退休职工。双眼是彻底看不见,而且眼球没任何光泽,有些泛白。晃眼一看,像是假眼。这次回来是办残疾人证。表妹不知道怎么办理。问我能不能办下来。我说当然能,三姨嬢完全符合政策。通过村上、镇上、县残联签字盖章后,三姨嬢的残疾人证很快就办了下来。

三姨嬢做梦都没想到,这个证办下来后还有钱归。她说这个政策好啊!她有何德何能,还享受政府的待遇。我说这是你应该得的,是党的政策规定的。我顺便问她,看不见走路,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她的回答令我震撼。她说,摸过来的,瞎了好,眼不见心不烦,不愁吃不愁穿,总有人送上来。是啊!盲人的生活就是靠“摸”,不停地“摸”,才能“走过来”。我知道她说的这个“人”是谁。三姨爹在时是他,去世后就是两个女儿;还有一个,就是咱们的党;其实我更知道,这个“人”多数时候是她自己。

她总是谦虚。她叫游桂珍。

芳草地

## 草木人间

文/蒋雨含

尘世在暮色中逐渐缓慢  
吹笛的人,隐成湿地树林色彩  
晚潮逼退阵风,等待清场  
让一颗堕落的音符  
开始按住草芥高傲的头颅

江南有寒,云且低身  
接纳岗上惺忪的土壤  
花蕾哈欠,野菊抱拳,泉水叮咚  
跳跃

山,也许站立太久  
已听不到故乡厚土的声音  
如同,听不到野草嘶鸣呐喊

春沿着曾经路径,重复来的步伐  
花儿且以同样姿态娇艳  
熟悉一群人,却走了  
只留初春黑色背影